

● 陽光地帶的夢叢書

主 編 黃祖民

挽歌與幻像

大學校園生活實錄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梦的丛书

挽歌与幻像

——大学校园生活实录

黄祖民 冰 马 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晋)新登字8号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
挽歌与幻像
——大学校园生活实录
黄祖民 冰 马 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太原南内环街31号)
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25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4001—14000册

ISBN 7-81032-268-0

G·38 定价:6.50元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总序

黄祖民

大学，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它是“天堂”、“赤道”、东方大陆最令人羡慕的“阳光地带”！

是青春、太阳、梦想的再生地与辐射场！

是理想、抱负、成功的平台！

是一种精神、一种人生最高境界的现实化与象征！

但它并不虚幻。它就植根于我们现实的土壤。它也有自己的四季、自己的欢乐与不幸。

作为占我国人口千分之几乃至万分之几的大学生们，早已厌倦于世俗社会莫名的吹捧与恶贬，他们多么希望拆倒横隔心灵与心灵的篱墙，真实地活在现实的空间，因为他们并不特殊，也不想特殊。

卡西尔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存在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年轻的大学生们，较之我们的社会，是最敢于查问和审视自己存在状况的群落，因此，他们最知道自己的明天与今天、责任与使命、感伤与欢乐。他们是最敢于对自己的生活持批判态度、活得本真的人。

遗憾的是，他们一直被神秘地猜测着，甚至被误解。这不公平。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病体，它越呼唤理解，就越糟踏着理解。这就可以清楚为什么迄今为止竟没有一部系统地

反映当代大学校园及其生活的书面世。

商品经济的膨胀，冲毁着每一个坚固的栅栏，使沉闷的生活鲜活地赤裸于太阳底下。秘密在公开。虚假将还原。人性被确认。生命要尊重。

然而，大学校园的围墙依然高耸于人们的精神领域，显示着落寞与不妥协。

一切的存在都在默默“流血”。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是我们为粉碎高校的神秘性、封闭性所做的一点微薄努力。它包括新潮小说、先锋诗歌、透视校园热点现象的报告文学及有关校园生活、恋爱生活实录的随笔，计一百多万字。全部作品均由大学生们自己完成。它们充满青春的美妙与激情，既如诗如幻，又富有生活的实感，多角度、多方位，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这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与追求，可以说是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状况的一种真切审视。他们坚决杜绝神经质的梦喃、呓语，也涤荡生活的沉痾加予他们肉躯与灵魂的不堪忍受的呻吟，而是用智慧的灵眼关注自身的处境，经过理性的思索与提炼，呈现给你一个富有启示与磁性的世界，这种磁性的魅力使全部文字轻易地越过理性的障碍与情感的纤弱无力，力透纸背，渗入你的血脉，使你在骚动不宁中获得共鸣与平静。

这种成集团形式系统、全面展示大学生活的丛书在我国尚属首次。相信本丛书定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工程载入 20 世纪的文明大厦，大放异彩。

善良人的谎言(序)

黄祖民

他们既非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也非虔心侍主的圣徒。他们毋须站在圣父圣子的殿堂跪拜沉重的十字架而颤抖,毋须求乞拯救。

他们是失去了光环,平凡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世界而依然保持了一颗骄傲的心、进取的心、美好的心,随时准备为一种爱、一种生活、一种自由、一种艺术、一种虚幻的梦而献身的世纪末中国大学生。他们谛听到新世纪的钟声。他们感动得流泪。他们没有上帝。面对“神”所莅临的 21 世纪,他们决定撕开自己的灵魂,忏悔。

“我是个骗子,在修改往事。我是个悲伤的骗子啊!噢,上帝!请宽恕一个善良人的谎言!他无罪而纯洁!”

哦,善良人的谎言!

这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部“谎言”——它以真实的笔触,剥离了肉体的赤裸,让迸着血迹的灵魂诉说林林总总关于当代大学校园内涵丰富、鲜为人知的琐碎生活与情感历程。较之奥古斯丁、卢梭,他们的真诚是同一轮灵魂的轱辘在污秽的泥泞上压出的辙迹,深入骨髓。也许大学生们还欠深刻,这种因

过浅的岁月积淀造成的缺陷将会在未来的某一日弥补，但在同龄甚至超龄人的今天，敢于如此自剖，展览自己灵魂深处的黑暗，其真诚毋庸置疑（假如你相信灵魂不会说谎！）。

大学生活“是一种过渡，就像钟摆从一个制高点摆向另一个制高点，在通过最低点时速度最快以获得能量向另一个制高点冲去，在速度最快的时候，什么完整的印象都没能留下，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内心中结成一顆坚硬的核心。”

对于忏悔者来说，他的任务就是要使用铁镐铁铲，挖掘时间与遗忘坚封着的那顆“坚硬的核心”，并且用手、用灵魂挤压这“核心”，就像挤碎一顆核桃，让“核心”中最生命、最本真、最有价值的东西流泻出来，鉴照现在、鉴照未来的生活。

而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风花雪月、浅唱低吟，它是带着血丝的冥思，是通过第三只眼睛看到的事物背后的真实。正如伦勃朗的画，画的中心不是人，而是明暗的斗争，是快要熄灭的、散乱的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可以理解：在这部忏悔录似的大学校园生活实录中，为什么我们的心总能如此轻易地被俘获，被刻骨铭心地揪住而深深地哭泣。大学生们不是用笔在写，而是攫取一顆血红的心，在洁白的稿笺上涂抹非个人的、“我们一代人的痛苦的梦。”但尽管如此，我们又好像丝毫没有在这种沉郁的悲剧感压倒。是的，当我们的灵魂一次次受到震撼与冲击，我们都感到了一种类似宗教洗礼时的净化、升华，这就是重新唤起的对未来生活的珍惜与热爱。

“在一切著作中，我只爱作者以他的心血写作的著作。以心血著作，并且你可以觉到心血就是一种精神。

“要了解别人的心血是不容易的，我憎恨懒怠的读者。”

(尼采语)

我多么不愿生活中的你或我或他，会成为尼采“憎恨”的那位“懈怠的读者”。也许我们只有洗净了自己灵魂深处的污秽，才能与另一个灵魂流出的清泉合流。

好的内容，如果缺少好的形式，总会留下缺憾。珠联璧合，方可相得益彰。

辑入的文字，篇篇洋洋洒洒万余言，我们却能轻松地读下来，就像读一篇千余字的精约短文，其间难道没有什么奥妙可言？

答案是肯定的。每篇回忆录(或个人自述?)看似零乱，毫无章法，但无法即法，文随笔，笔随思，思随“我”，我随冥冥中的精神上帝！走针穿线，行云流水，得自然之神韵，去人工之雕琢，显示了作者们纯熟的艺术修养。在这里，时间的硬块破碎，事件的枯燥在冥思中化解，结构的粗野溶化于反思的河床……最妙的文章是没有法定的结构的，作者们深悟为文之真义。

充满智慧的调皮与幽默，激活了“古老”的文字，书中极具个性的语言，鲜亮、活泼，温润可喜，绝无“老夫子”态。青春的主题、青春的心态，再加上青春的文字，因而就构成了青春的弦律。

评述是困难的，因为“张口就是错误。”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就像面对上帝的福音，亲自来聆听“善良人的谎言”吧。

目 录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总序	黄祖民(1)
善良人的谎言(序)	黄祖民(1)
橡 子	
穿越冰山	(1)
索 姆	
与非门	(34)
冰 马	
纯洁	(48)
周 榕	
故人琐忆	(64)
李文学	
作为终结的开端	(92)
桑 克	
挽歌与幻像	(107)
韩国强	
玫瑰无名	(123)
徐 江	

	青春.....	(146)
野舟	发光的事物：一个独白	(183)
楠铁	幻像四种.....	(207)
熊礼才	再回眸.....	(235)
韩欣	漂浮的棺材.....	(257)
海童	阳光地带的梦.....	(271)
秋隐	沉默是金.....	(292)
阿蒙	田园合奏.....	(305)
艾传谊	走出象牙宝塔后的回音.....	(320)

穿 越 冰 山

橡 子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我可以透过烟霭的笼罩和纷争,来俯瞰我过去的的生活,对它作出是非和对错的判断,来认识它的意义和它昭示的命运痕迹。我不知道。

一个名人说过:过早地回顾自己的人生生涯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你可能已经失去了独自前行的勇气。这个名人就是我。但愿我将要写出的这些文字,并不表明我渴望从往事的幻影中寻得慰藉。我希望这篇偶然被你翻到的东西,对你是有利的,尽管实际上可能相反。

86年夏天,我以低于分数线1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消息对于当时身处逆境的我,始终带有梦幻的性质,它来得太过突然,以致我不能完全相信它的真实性,直到我第一次走出闭塞的、自得其乐的乡村,踏上拥挤的火车,惴惴不安地把双脚搁上北京的土地。

(生活的开头令人兴奋,文章的开头令人厌倦。我都不想再写下去了。)

刚入北大的我，像一头被安置在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又像被移栽到皇家园林的野生植物，不胜其宠，忧郁、孤寂。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气氛我全然不觉，也不知道饥饿，就这样，我度过了最初的几天。

第一次重大活动是瞻仰未名湖。当初填报志愿时，我倾向于武汉大学，因为武大依傍着东湖，可以游泳，可是我的班主任告诉我说：北大也可以游泳，北大有个未名湖。于是我去看可以游泳的未名湖。

小道曲曲弯弯，小山遮遮掩掩，七弯八拐之后，未名湖静静地出现在我面前：岸边的柳树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已失去了绿叶初绽时的青春耀眼感觉，多了两分憔悴，湖水酡绿，既不明媚，也不清澈，触目的是湖中间的水草。我吃惊，我失望，当时我没说什么，5年后我这样叹道：

“这哪里是什么‘湖’，分明是池塘。”

当时我就以这种心情为大名鼎鼎的未名湖作了结论。我期待太多，所以失望也多，那时我无法估计这小小的“池塘”在每个北大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我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看到湖之外的湖，水之外的水，塔之上的塔。

这种失望感是大学初期生活给予我的全部感受，一种总体心理气氛，一种判断。北大的学生宿舍区是一色的四层楼房，其建筑风格是简单、实用和质朴的最高体现；就是教学楼，也古雅不足，老派有余。那时由于我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所以生活于我来说那么平淡无奇，无人管束也无人闻问，与想象中的大学生活相去甚远。

当然，大学生活也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那是生活的本质偶然的显露。刚入大学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人，最令

我叹为观止的，是那随处可见的对对情侣：大道上来来去去的相依相偎，自习教室里打打闹闹喃喃咕咕，湖边长椅上草丛中耳鬓厮磨难舍难分，还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层出不穷地上演着这类爱情戏——天哪，那时我一门心思地坚信，北大是地球上情侣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爱情最浓密的地方，有时候，你莫名其妙地听到夜色中传出一阵笑声，令空气变得更加酩酊。那时，每当我迎面碰上一对情侣，我总是忙不迭地避开，仿佛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对北大人最初的感受是鼻子比眼睛高——鼻孔往上扬，眼睛朝下看——后来一个朋友教给我的、经典的轻蔑表情。大家都那么高傲，没有什么人在话下，没有什么事在眼里，多大的问题，只要拿眼皮轻轻一夹，便可化解于无形！这种情形使我的自尊心大受挫伤。我好像是一个代表，一个抽象的承受者，我为骄傲和轻蔑所苦。

有一次，我到澡堂洗澡。北大的澡堂堪称上帝的创世纪之所，或是世纪审判之所。赤裸，拥挤，混杂，去掩饰，去高傲，再加上水汽弥漫，人声嘈杂。那时我还不_懂两、三个人是可以共用一个笼头的，所以当我对一个行将把我挤开的高年级同学说“我在这里”时，我是很理直气壮的。这位同学当时用轻蔑的、酸溜溜的北京音调对我说：“懂这儿的规矩吗？不懂学着点！”就这样，我在浑身的肥皂泡中，上了大学时代第一堂最深刻的人生课，它的全部真理概括起来就是3个字：

学着点！

这3个字和开学典礼上校长丁石孙先生（后来为我们所敬仰）所说的“你们要好自为之”有相同的涵义，尽管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善恶意义不同。其实，有时候生活的道理往往难以

区分善意与恶意，它通过痛苦或真挚表达出来，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学习生活。

学校对新生还是比较照顾的，总是尽量给新生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从各个方面了解北大。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西班牙马德里市向北京大学赠送塞万提斯铜像的仪式。仪式在勺园的一片草地上进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塞万提斯，这个一手持剑、一手拿书的文学骑士，漂洋过海之后，站立在东方大地上，就像《堂吉珂德》无腿而行，风靡世界，在我们之间流传。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北京市市长和马德里市市长——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大的官，还见到了两个洋人，当时的美国大使洛德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个老太太，一身黑衣，瘦小的身材，慈祥和蔼的表情，这个如此平凡的老太太，竟就是《堂吉珂德》的译者、《洗澡》和《干校六记》的作者、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

我们所参加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开阔了眼界，培养了自豪感，一方面也在我们心中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和骄傲情绪。有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自己参与了历史，北大所有那些辉煌的功绩都有我们的一份。

要无一遗漏地说出 1986 年的秋季和冬季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那是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潮在燕园汇聚、打旋儿，各种各样的人物在燕园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兴奋与骚动，困惑与求索，要叙述这一切，就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我从哪儿开始？

介 入

在找到那条我们通过它可以进入生活的通道之前，我们始终生活的局外人，是一个旁观者和评判者，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吃饭、睡觉、学习。我们只是活着，并没有在生活。

我渴望介入。

首先我关心的是校园里的文学。刚开始的时候，我通过三角地的橱窗、学生刊物和“北大校刊”来了解校园文学，我承认当时的感受是困惑、抗拒多于欣喜和赞佩。上大学之前，除了一些古典的、经典性的诗人作品外，我读过的最现代的诗歌选本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抒情诗选》（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的编者是我同班同学、诗人雷格的爸爸）。我对现代派、新诗潮一无所知。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熟悉的诗歌方式大相径庭。老实说，我很少读得懂他们的诗。我有些气愤，诗歌怎么可以这样？同时我也很惊奇：诗歌居然可以这样！

开学不久，北大五四文学社开始招兵买马，我有几分不安地去报了名，报名时交给当时的诗歌组组长洛兵两首诗，《看舞》和《介入》。作为一个土人，从小生活在男女同学几乎隔绝的世界里，因此对男女可以公然亲近的交谊舞非常好奇。有几个周末的晚上，我和一个叫臧云鹏的同学接连去学七食堂看人跳舞，纯粹地看，既没有想学的念头，更没有试图去跳一曲的打算，因为看起来跳舞“实在是太难了”，不大可能学得会。而那些意兴正浓、香汗淋漓的舞者，那些在一曲已终，一曲将起间拿着猎枪四处张望的猎鹿人，都是那么让人艳羡。这种羡慕、这种胆怯在我身上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大学四年级。我的舞跳得还算“过得去”时，我仍然经常缺乏勇气去邀请陌生

071408

的女孩，即使有时大着胆子伸出了手，也因眼睛里流露出的不自信而遭到拒绝。这便是《看舞》。至于《介入》，由于它不长，我把它实录于下：

当我像一阵三月风
吹向你们
我发现
一整个春天都受到伤害
我光裸的枝头
再一次落叶
并第一次发现
我的田野尚未播种 仅是
一片空白

但我毕竟是风
我毕竟会酿成风暴
以不可一世的豪气吹来
使你们颤栗

它写出了一种困惑但并不茫然的心态，还流露出少年人的猖狂来。诗是交了上去，但等待是没有结果的，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终于肯定，我是被五四文学社拒之门外了。这在当时，有一些尴尬和失落，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它对我后来的道路产生了绝然相反的推动作用，这在以后还要说到。

如今，当年的诗歌组长、现在的职业“歌词作者”洛兵先生

就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并且有时还能见面。我时时涌出一种好奇来，想问问他：是什么让你拒绝了我，从而让我免受了“沙龙气息”的毒害？

被拒绝的耻辱促使我想另起炉灶。我也果真在班上搞起了一个沙龙式的文学小团体，大家不定期地聚会，朗诵并议论各自的作品，有时还在三角地展出我们的作品。但那时我们是太不成熟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无人指导，无人督促，有些女同学被邀请到场后，独居一隅，不声不响。这种可怕的不成熟和可怕的缄默终于使我们的小团体出现了先兆性流产，并最终解体。两、三年后，小团体中的几个同学按辈份当起了五四文学社的领导，只有我，仍然是校园文学中的“在野党”。

这时有一个名叫“北大文学研究会”的新团体接纳了我。这个团体的创办者和负责人是计算机系的一名博士，个子高高的，长得仪表堂堂，心地比较善良，广结人缘，颇有些神通和道行，经常穿着一条毛了边的旧牛仔裤，小说写得有些像海明威，他叫严勇。团体中还有一个负责人是个双学士，一个好人，富有才气，却又为才气所伤，有些懒散和软弱，却很好来往，这个名叫彭天波的家伙留着长发，戴着变色眼镜，脸色有点灰暗，显示出身体可能藏有内疾，他爱说粗话，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文字，活像个颓废主义者。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个文学团体人数不多，但颇有几个有才气的人，也经常有一些活动（而五四文学社除了成立大会外，则几乎不举办任何活动。参加五四文学社的人只不过领了一张写作执照，它表明你是“五四”的人，你可以自称诗人或者别的什么）。严勇让